

章氏遺書

第十六册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一

文集六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贈張燮君知府序

往者桐城方敏恪公總督畿輔治效爲近代封疆大臣  
冠冕其用人行政足衣被數十年同時所與講習而敷  
施者如古人經師之有授受文學之有家法可不問而  
知所自也說者謂公精於吏治而善於任人故得效若  
是不知敏才貴有深識遠略須於優度公之所得自在  
愛才養士儒術吏治交相磨勵而不倚於偏蓋儒偏則  
迂而莫究其用吏偏則俗而不知其體公旣尊師重儒

又能程才課吏故一時文人興起吏治蒸蒸日上大臣  
爲國愛才之義矣弇山畢尙書以名儒大魁敷歷中  
外自開府秦隴移撫中州晉督兩湖垂二十年經術吏  
治光於敏恪而程才養士譬之百川灌河以海爲量規  
模之視敏恪殆如汾陽軍容恢恢於西平焉山陰張爔  
君太守宿負耿介嘗寄籍清苑讀書古蓮華池爲敏恪  
所器植拜書天府出綰縣符於山東歷試繁劇投艱鉅  
刃迎節解稍遷佐府屢攝要郡所至有聲輒以呈議久  
不得遷會乾隆五十三年戊申荊州大水決城洪流爲  
患天子南顧疇咨擢畢公制兩湖且命大學士阿  
公同公經營相度鉅工大賑羽檄旁午當事需才孔亟

於是兩公合辭入 告請破格用君爲荊州知府君下車數月次第經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凡所條畫具有成書願再起再躋移劇武昌未一年又以吏議鑄階督府深惋惜之力薦其才 天子召見俾試可於甘涼歲在壬子冬也或謂君行事有不可臆度者五居官久著賢能又嘗歷試艱鉅意必瑰奇岸異而君平易近人無論知與不知見輒披誠使人意盡一也所至不爲赫赫功而吏民陰受其福二也官比古二千石而服食起居不異寒生三也處劇職要區或至不遑寢食而中懷湛然自有世外遠思四也積年宦橐不足購五畝廬而故書兼車累篋時有所益五也余謂此不足爲君道也君

嘗言守令雖均曰親民而知府實與州縣殊異州縣稱職不過盡心民事而已知府責在表率夫表率之於屬吏非徒曰可者進之不可者去己也蓋有因材施教成就賢良之任也余聆君言而知其出之有本不特府率州縣已也以吏爲師本三代之良法秦人之所以爲世詬者禁詩書爾後代設官上下相統但知糾察舉劾而不知有教育裁成之責則吏才之受枉者多矣蓋其教見諸實事旣異儒師之空言而其權得以舉劾則所教又易於遵律故封疆大臣其屬文武吏士以千百計朝廷用得其人則一方大小職任罔不得人教育之功大而舉劾之功小也夫課吏養士似兩事也而意實相通

敏恪與弇山公所謂心知其意者也君觀法於敏恪而見知於弇山尙書不啻漢代經師之家法矣願望重於鈞石而蹟類於轉蓬難進易退若有物忌者然造化豈無意歟程子曰一介之士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況於郡守擬古諸侯且安知不抑於前而申於後也君亦勉其克赴者而已余嘗主講蓮池習聞敏恪遺風今又遊於弇山尙書之門與君出處殊塗而見聞雅有相同又先後同學於大興朱氏故於君之行也爲誦言本末以勉其久且遠者

贈樂槐亭敘

往在庚寅僑家柳樹井南馮按察舊居與裴君立齋衡

宇相望暇日數相往來言議甚洽裴君善應舉文自謂由其道第春秋榜猶掇之也一時少年出童子塾詡詡思倖獲者多從之遊然其質甚古見余所爲古文辭輒愛玩不釋已而余遊江南凡五六年乙未來京師裴君已成進士相見歡甚時余家遷居金魚池北距裴君居纔數百步耳裴君舉余文示樂君槐亭槐亭撫掌稱善介裴君邀余其家冬夜圍爐樽酒論文達夜分罷槐亭者柳井西南裴氏園亭有古槐天矯其上疊石爲山鑿池架橋地偏徑紆長安道中時得深山意云樂君僦居一曲因以槐亭自名槐亭之室有琴有書絃誦之餘蒔花種藥灑掃庭內客至酒罇茗椀率意陳列款識率多

奇古諧笑未已接以清言出入老莊閒及禪理春浴演  
迤約以儒修見者無論習與不習望而知爲有道者也  
槐亭之於文落落自喜如其爲人其於世人之文雅意  
鮮所許可雖可猶求其類將以斟於道焉於人無不善  
也雖否猶原其可將以全於交焉於物惟恐其傷之於  
身不爲物營處約而亨婦孺婢童熙熙有自得意槐亭  
誠賢矣哉當裴君及余相見時槐亭五十齡矣先是初  
度辰裴君偕羣與遊者作爲詩文雜體紛然投贈爲槐  
亭壽槐亭出示余曰諸君愛我厚顧於義有溢辭我則  
媿矣裴君最知我其壽我文雖工非我也子善爲文不  
爲苟悅曷贈我言與嘻余向論文貴有其質今觀槐亭



之言若惟恐質之漓者雖欲不有所言不可得矣今有人如柳下而贊以伯夷之清其人不受非伯夷不如柳下於其行無當也有殺人者詰以胠篋其人弗服非殺人輕於胠篋於其罪無當也爲文何以異是強笑不歡強怒不威己則非情而謂人其知我烏乎可哉梅杏櫪梨爲味不同而皆可於口其質然也見人嗜梨而揉梅爲梨見人嗜杏而釀櫪爲杏有不爲人所噉歟今槐亭率其所見而出之言本其所得而著之文人於是乎知槐亭矣而教子應舉乃使矯揉天質而擬裴君所謂有術必得之文竊謂槐亭有所感也夫應舉豈有必得者哉得之之理則猶歌哭之動人耳不求悲喜之實而

擬歌哭形容人之見者爲何如耶槐亭累舉不售中無所動而讀書談道津津如故質如是也其爲梅杏檣梨與爲昌菹羊棗不可知也嗜之者存乎人耳人不可以預謀則寧爲守己守己則神全神全則質厚康寧仁壽其在五十知命之年乎他日舉而措之擬於承蜩猶掇之也較裴君操術爲差逸矣余交於槐亭父子閒其契也天故於贈言不頌而規是說也訂於乙未丙申之交其屬爲文在己亥冬而裴君遠官瀋陽惜無從舉似也刪訂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

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蓋其窺於本原者深故所發明直見古人之大體也先儒謂其可

括十七史之統序不止爲南齊一書而作其說洵然第  
文筆不免稍冗而推論史家精意亦有未盡余不自揣  
僭爲刪訂以示學者惜無能起先生於九原而更訂之  
也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今五十九篇而隋志著  
六十卷者連序目也北史許善心傳云其父享有齊書  
五十卷者隋志已不著錄隋志所著爲正史者江淹有  
齊史十三卷劉陟有齊紀十卷沈約有齊紀二十卷今  
俱不傳度其卷數並是未全吳均有齊春秋王逸蕭方  
等並有齊典而又著於編年之部則齊書之完備者特  
蕭子顯一家而已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著爲法戒則必得其所  
托而後能傳此史之所爲作也所託不得其人雖有殊  
功偉績亦闇而不章而姦回凶慝之行可幸而掩也古  
之所爲良史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  
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  
顯之情四者備具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周官大小內  
外諸史可謂備矣然皆辭命記注之職未有任作史者  
聖人以爲非常之才不恒有職司謹守故事必待其人  
而後行非可於時百執事之中設專官以期必之也昔  
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  
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

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帝典者撰而述之豈獨傳其迹耶并其深微之意而亦傳之小大精粗本末先後一以貫之俾誦習者如出乎其時卽乎其人使於向之四者有一不具而能之乎方是時豈特任政皆天下士哉其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獲麟絕筆以還左氏不免誣誇史遷是非不能無謬於聖蓋理疏則氣勝而見奇質薄則文長而生色其於四者非竟無所得而不全全而不能充其量之所極至也是豈心思才力之有所限哉蓋聖賢之高致左馬有不能會心於微而顯示於後者矣後世之史其視左馬之見奇而生色已如九天況敢議其他乎然萬物之

情各有其至約宋收魏之書雖難語於中人而上第就  
其所得尙足成一家言至子顯之於斯文喜自彫琢其  
更改破碎之變尤多而文爲最下蓋蕭齊立國不逾二  
紀用武不如劉宋之強文彩不敵蕭梁之郁質之不存  
文於何附而選述又適不得其人宜其皆無取也然七  
帝二十四年事迹粗在於是當附南史並存待其人而  
筆削者也謹序目錄以上

文學敘例

乾隆壬寅來主永平講席進課諸生文藝大率支離冗  
蔓無可攬擷詢所業編則一經成誦未遑訓詁遽取給  
於浮薄時文院長舉荀卿冥昭昏赫之旨皆錯愕不對

斯須哂去蓋習俗漬深不可遽變而因陋乘弊又將無所底止爰取先民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勸誘蒙俗遂正其名題爲文學且著其說以示學者曰文之與學非二事也太上忘言自得於道尚矣生質不齊而祈向殊異先王立爲教官師氏之法率天下之才知齊之六德六行而保氏申之以六藝由是學立而文以生焉專門守器物曲人官苟有所業必有所長得心應手不能已於辭說而況先王之道之大天地民物之備禮樂典章之著性情心術之微名物象數之博君子學焉而無文以著之則師無以教而弟子亦無以傳習以衍其學於無

窮是文者因學而不得已焉者也後世科舉取士固欲徵人之學顧學得於心而無可顯明乃以有所得而不能已於辭說者咸使可觀於文於是定爲制度命爲題目示之以趨向繩之以法度而天下於是靡然向風漢之制策唐之詩賦宋元經解明人制義皆是選也第其始也卽文徵學殆其究也士子舍學而襲於文利祿之途習而忘返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不復求古人之所謂有得而不能已於辭者而兢兢焉惟以若何而合於時好若何而合於程式相與講習規勉以爲習業固當如是是則古人學徵於文而後人卽文爲學其意已大謬矣然其所爲之文雖曰非古但旣欲以加人



卽於其中亦有工拙敏鈍之效雅俗深淺之致浮實優  
絀之數此則舉業專門所與抵掌揣摩旁搜遠紹庶幾  
得之憫然有以自命末流所爭猶爲賢於飽食者耳乃  
士風不古區區末流之業猶且憚而不爲經傳束置高  
閣諸子百家莫能舉其名數卽名世傳家文藝亦無從  
窺津涯焉詢其所學惟是強識一經粗憶三數百篇浮  
薄時文顛倒首尾剽掠形似以眩一時耳目無論不知  
文與學爲何事雖充其所求所謂卽文爲學之業又豈  
有倖得哉蓋蔽甚者當開以漸而氣餒者又當示以無  
難今茲授以經史而勗以學術則驚爲河漢而無極矣  
卽擷華棄實使之卽文爲學亦未有以動其愛慕也文

則諸生肄業及之而所謂文者屏去世俗所選秦漢唐宋僅論詞致不求理實之文而易以討論經史辨正典章講求學術之文諸生誠能棄去墨誦三數百篇猥濫時文之功而易爲熟讀百篇文學之功則力不加勞而收效不可以道里計矣經書文藝得此典贍而不取給於類編雜纂之散漫也策對經解得斯識斷而不取給於策括墨選之庸猥也其文則漢人之淳質六朝之藻繪唐人之雅麗宋人之清疏體咸備也附以評論引而不發所以待人之自得也志舉業者得其潤色已足異於眾矣倘因文而思學因學而求讀古人書因以進於古人之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望興起焉者夫是以

爲文學亦謂姑卽文以言學云耳

石壩須知序

石壩須知六卷皋蘭李君少文氏官石壩州判時所輯也石壩故隸通州東南七部院漕艘由南北運河會於通州之東門其起貯通倉及由州北旋折而西從通惠河以達京師朝陽門外四十里閒水陸遞易則土壩石壩爲其閒扼要土壩州同知主之而石壩乃州判專職云漕運爲經國要務其時則自元代建國定制漕粟東南自明以訖 皇代凡五百有餘年其地則近自山東遠自湖廣江西歷大湖鉅浸江河天險逶迤以達漕渠凡五千餘里設官自總督漕運兵部尙書駐節淮陽統

轄東南文武將吏以千百數大小相維紀綱運事總督倉場戶部侍郎駐節通州率其所屬坐糧分司京通諸倉監督以職儲藏而南北總督河道尙書侍郎亦時相與聯事共議蓋其事至重其典至鉅故其制度修明官職顯要典章詳備至於如是是以前人所爲故事職掌之書汗牛充棟在官則有戶部律令格式雲南清吏司會典則例以及諸司奏議案牘不可殫述私門所修戶部志記漕政運河圖編之屬著於錄者今考其書或存或亡不下四五十家抑亦可謂盛矣古人有言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州判七品之散曹耳所司石壩通惠河閒咫尺地耳南北總督分理漕運河道倉

場皆尙書侍郎重臣臨莅其間所屬文武吏士若州判等者不足當全車之一輻矣然重臣總其大綱屬吏各有所職不相假借雖丞簿伍伯之微苟咸能思其設官分職之所由來而不以奉行故事爲盡厥職則所領雖小其中必有精微委折可以指陳爲大吏所不暇詳察者申而明之所補豈淺鮮哉夫一輻雖微允當其用則長轂大輶不能易地爲良是亦大小易視不明不盡之至理也河漕部院官尊望重集事易舉故前人撰述難更僕數然事鉅體大勢自不能兼賅至若京通之間明史僅著秦金通惠河志二卷今亦未見不知秦爲何官志例如何其餘上自監司府廳下及隄閘小吏未聞以

職掌所及勒爲成書蓋非見不及或亦力不逮也李君以西州名宿屈居州曹而能不卑小官盡心討論其所職業撰輯故事燦然有章旣詳工程作法石壩條例與夫州判事宜以爲全書宗主又推及於漕運道里運河源流而上溯於元人海運明人沿革由主及賓自近達遠不特後人之官石壩者可以率由舊章卽漕河部院將有撰輯全書之舉亦得據李君書而識其梗概斯豈以簿書文檄爲從政者所可同日語哉君遷三河知縣有政聲今擢石景山河務同知工程水利皆其所嘗講習 國家慎重河防治水臣工遷擢不次以君之才猷政理他日簡任河漕大僚其所施設與其政成著書當

於經濟名臣求其本末斯則固爲之始基焉爾

四書釋理序

四書釋理者篋谷周君撰輯四書理致題文訓蒙學也古無專門說理之書說理有專書理斯晦矣六藝先王舊典聖人卽是明理而教亦寓焉詩書禮樂學者但知肄於掌故而至理默喻於心蓋不啻如衣食飢寒舟車水陸之不待辨別而後識故道器合而天下無有空言義理之學也四子之書則言理矣治學分而孔孟闡繹先王微意以詔後學所謂不得已而有是言也然而四子之書無非發明六藝之旨故劉班七略皆敘六藝之書列爲九種則以孝經論語爾雅三書故爲傳而非經

不得混其目也宋儒專門說理天人性命理氣精微辨別渺茫推求銖黍能發前人所未發矣然離經而各自爲書至於異同之爭門戶之別後生末學各守一典而不能相通於是流弊滋多而六經簡明易直古人因事寓理之旨不可得而知矣故曰說理有專書而理斯晦也若夫制義之文本於注疏注以解經疏以解注其初訓詁名物後乃漸爲解義訓詁之道近於因事寓理而解義漸多乃是空言義理之端其先後涓滴之閒亦若由六藝而漸至宋儒說理之繁焉至於朝廷定取士之制經生演師授之義則規矩從律而匠巧因心千變萬化不同如面此其所以爲徵才考學之衡鵠也第演書



爲義而義制於題題之虛實增損別以毫釐而文之輕重主賓遠於千里且其爲體無所不包典章經制名物象數凡可以覘經濟而窺記誦者固已取資於卷軸矣至於疏別義理則本宋儒遺言以發孔孟蘊而未宣之旨有明以來名門大家莫不殫精致思冀得躋於古人立言之旨今其遺文可覆按也惟是訓詁名物所以徵實其數易窮闡繹義理所以構虛其蘊難盡訓詁流爲解義則名物必得義理而通義理不切事情則元虛飄渺愈支愈離而曲學橫議異端邪說皆得乘閒而入幾何不以明經之業而亂經耶周君以爲訓詁解義古人已定之言而制科演義後學無窮之事以訓詁解義而

正制科之文則體裁法度既變其舊且各遁於一偏之形似而無以證其離合從違之故卽以制科之文之明白峻潔足以發明訓詁解義之未備者而輯爲專書則觀者知別擇矣觀者既知別擇而後之爲制義者既得從而規法而向所肄於訓詁解義而未徹者又得以溯流而益窮其源此四書釋理之所爲輯也嗚呼以師氏保氏專官之守學者攻習近取掌故之業而至於老師宿儒累葉師傳專門講求猶不得其要領豈一朝一夕之故歟以訓詁之專而流爲解義之繁以解義之各有成書而流爲制科之文之千變萬化以千變萬化之文而別去典章經制名物象數而獨精研於義理由義理

而達於經解由經解而推於訓詁由訓詁而通於六經  
簡明易直聖人卽事寓理之初意焉其道何由此則學  
者所當深長思也

導窾集敘

導窾集者爲初學人授四書義法因取小題百篇指示  
理解所由入也古人爲文無法理之所在不得已而有  
言言之所屬不得已而有文六經四子聖賢之不得已  
也善讀聖賢書者因文而得其言因言而得其理理得  
而言之與文其餘事也後世爲文雖不古若然其至者  
亦必有不得已焉而習之旣久攻之旣深遂兼悉其言  
與文之律度而論文之家從而討之若劉勰著文心四

十九篇沈約以謂深得文理是也科舉之文肇自隋唐而宋元以來創爲經義蓋懼學者淫溺於文而欲挽之使明聖賢之理意甚盛也旣因公著之理學者得其似是相率以爲無實之文於是明人更爲演義體制使究聖賢言與文之輕重緩急而因折其理之微茫毫髮不可假借者以見之於文其法可謂至密而無以加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四書義理有盡而文入之心變化無窮旣演其義則理全而語半語全而意半權衡於語助輕重之間相度於辭氣虛實之際而章犁其句句折其字字義抑揚小異而文指霄壤判焉古人讀書觀大意而不求甚解至此無所復施小題所以救公理

而得其似是之弊也蓋制義之原出於經解小題義法則隱通於訓詁經解發明大旨而訓詁疏通文字承用所由來故相似也訓詁覈實而小題課虛覈實者立其體庖丁解牛手觸肩倚足履膝踦皆是也課虛者神其用批郤導竅因其固然者是也虛實相資而文章之道乃通於神此導竅集之所以雖小而不可廢也學者求工於文而不得不求訓詁以通其義求工於小題之文而不得不求經傳詞氣所由安則由法度而通乎變化庶幾乎古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以文入道又何難焉

葉鶴塗文集敘

書巢凌君以所師葉君鶴塗文稿屬學誠校定篇次將

欲刻之以廣其傳葉君懷才不遇終老諸生遺稿散失  
未有專輯子歿其孫旣貧廢學復又早世從孫景高乞  
錄殘編於君之子婦及門鮮有聞者凌君求得景高錄  
本又從親串舊識諸家遍訪遺逸共得詩古文詞一百  
九十二篇故紙塗乙傳錄脫訛不可勝舉蓋其搜之勤  
而輯之難也如此良可感也今校正字句刪除重複得  
書文集敘二十有二贈言壽敘二十有二記四傳七雜  
著題跋一十有四銘贊六書啟尺牘十祭文九詩三凡  
九十七篇釐爲二卷於是君文之存者可約略言也

敘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 廟堂所修詩書春秋三禮  
明史以次告成而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

攻習捨舉子業無以干祿利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溇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但以工四書文爲學者所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鑿靈繕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詣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謂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藝則不謂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尙而已二十年來天子右文稽古館閣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磊落繼起可謂極盛者矣而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讐討論之思而向之方王儲何諸家藝業間有舉及之者輒鄙棄之爲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

至苟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爲世俗毀譽所入則  
學問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葉君生舉業  
獨盛之時用其孤懷別識性命休戚於舉業中者老而  
愈篤至死不變可謂精且專矣而名不上於鄉書位不  
登於一命後生年少與其所嘗指授弟子先後登第入  
仕顯達者不可勝計而君處之泊然沒齒無憾此豈舉  
業中人中無自恃而徒以人世得失爲憂樂哉今之所  
次序記雜文君蓋以其餘力爲之未臻古人之奧然其  
古介之志冲穆之性窮且益堅之守毫而不倦之功與  
夫家庭雍睦交遊氣誼一編之中往復如見後之讀其  
書者卽文以求其志則其有得於意之所謂誠然而不



爲世俗毀譽之所入者千載而下知已可俟世之人學無所得而徒競於文辭貌爲秦漢唐宋諸家斤斤求得一似因以作者自鳴其或乘時之趨搜剔古人名義異同辨別音訓字畫得其一二疑似侈然命爲古人之學而考其歸趣茫然莫辨者讀君之文似不足以塞其望矣誠令離朱辨色師曠審音用其道以觀書不爲貌似之求而惟志趣之索則果得君之意知不以彼而易此也余重凌君之托悲君之遇而感於時尚之不能兼聽而並觀也故旣校定其文而發爲敘論以冠其首云凌君文而甚儒才而循吏慨其師之老死不遇而收拾遺文表章湮沒古之道也

劉忠介公年譜敘

乾隆乙未冬 天子下詔褒忠凡前明殉節諸臣毋論出處大小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並覈其始末分別專謚通謚贈卹有差其遺書軼事咸命儒臣較讐是正登之秘府煌煌 鉅典三代以還未之有也於是前撫寧縣知縣劉君毓德以其高祖王父念臺先生謚忠介公年譜二卷較刻行世按先生全集二十四卷舊已刊行惟年譜草稿成於先生之子伯繩閱世既久子孫家自爲書詳略異同未能畫一而南都奏議爲伯繩本所未採錄其於勝國源委頗有缺遺君並考核始終區分綱目著爲定譜而而問序於余余惟譜歷之學倣於周官

所以奠系屬分經緯太史公集尙書世紀爲三代世表其遺法也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爲經緯蓋亦史部支流用備一家之書而已宋人崇尙家學程朱弟子次序師說每用生平年月以爲經緯而前代文人若韓柳李杜諸家一時皆爲之譜於是卽人爲譜而儒雜二家之言往往見之譜牒矣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以譜證人則必閱乎一代風教而後可以爲譜蓋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好古之士譜次前代文人歲月將以考鏡文章得失用功先後而已儒家弟子譜其師說所以驗其進德始終學問變化然而知者

窺其全書按其端末或其事易竟則譜之所係猶未重也惟先生之學與先生之行則不可以不譜蓋先生之學在良知誠意絕續之交而先生之行則先歷清流後遭易代爲常變並涉之境惟學在絕續之交故自西湖會語證人社約達乎誠意章句大學參疑之訂可以考其始業之勤中信之篤晚得之化而非恍惚虛無自託良知宗旨所可希幾惟其行在常變並涉之境故發端正學淑心之疏其後至於忤奄寺申憲綱再起再蹶至於身殉國變可以見其先識之遠愛君之忠臨大節之正而不可以奪蓋其學之本末行之終始天啟崇正間之風俗人心與東南鼎革間之時事得失皆於先生之

譜可以推見其餘先生故以人譜教學者而學者又卽先生之譜可以想見其人故曰以譜證人必有關於一代風教而後可以作譜特是義熙甲子之書孫儼嘿記之作忌諱文深而事蹟或多未顯自古患之惟 聖天子邁蹤古聖表章勝國忠臣扶植名教凡前明忠孝大節蠹簡遺編莫不覈定是非隸之柱下斯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劉君適逢其盛用能闡揚先人懿美刻爲成書布之學者豈特吾鄉人之光抑亦學古而求論世者所深幸也

章格菴遺書目錄序

先格菴所著書初名籟適樓遺集先生曾孫景侯出其

藏稿頗多刪略族子訶校讐先生遺文而以刪逸者別爲一編今就二本刪除重複得奏疏七十有九論著一十有八記傳九詩賦四十有一凡一百四十有七篇定著四卷別爲目錄一篇授族孫文欽覆審訛誤又以文集之名起於後世而樓亭軒館名其集則宋元以後文人所爲不能得立言旨趣及校讐流別之義故直題爲章格菴遺書

敘曰宇宙有傳人而後有傳文文有流別人有題品就其流別題品之所至而參伍異同辨別歸趣而達於大道此古今之通義也顧天下有人著而文不彰或文傳而行不掩二者皆托不朽於當世則人之與文不終有

異與要其卓然不可磨滅者推之古先聖王教澤所遺而有合則行固尙矣而文之足以傳者必其中有獨得而非規撫工拙品藻翰墨一切牽牽以爲文者之所得冀也先生生有明末季出劉先生宗周之門粹然爲當世醕儒觀其對策及選擇將帥諸議慨然思以所學經緯天下而明丁厄運公是日非先生立朝卒與椎鑿抵牾再起再蹶生平所負僅以風節振竦一時何其窮也迨至天步旣改東南小朝廷竊據朝夕先生所遇益以不合至於槁餓空山披緇行遯追維乾清召對之記公心典學諸疏凡所謂托諸空言皆如隔世嗚呼可謂不幸也已自古鼎革之際人才挺生然而文采詞章或多

隱躍未顯若淵明詠史之詩皋羽西臺之記詞旨悱惻  
哀怨動人其有新朝忌諱史氏深文則是非混淆後人  
無由審定惟先生正色立朝昌言碩議磊落光明悉本  
生平學術而行遯以後言不及於世事文不著於篇籍  
昔人讀尙書至戡黎微子諸篇以謂諸臣但能咎商之  
亡不能詆周之興乃爲周德之至豈不信歟先生大節  
及其生平行事著於明史與黃氏宗羲邵氏廷采所爲  
傳狀茲不具論論其文之有裨於當世而不可磨滅者  
揭之簡端庶見淵源之有自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仲  
夏之月族孫學誠謹敘

高郵沈氏家譜序



古者錫姓命氏義與封建相爲表裏故譜牒之學溯自生民之初大原出於天也周官小史掌奠系世乃專官之典守非人所得而私封建罷爲郡縣姓氏不命於朝於是家自爲書然漢魏六朝郡望門閥猶爲流品區分其譜牒亦上於官有郎令史掌之則其制猶近古至唐宋而後斯漫無統緒矣宋人譜牒今不甚傳歐蘇文名最盛譜附文集以傳其以世次荒遠不敢漫爲附會凡所推溯斷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謹嚴之旨可謂善矣惟其不掌於官而書無一成法也是以其書不盡可訓如歐陽之譜於其先世有仕於五季十國閒者往往削其所署官階旣失書實之義而蘇氏譜例於五世宗派

旁行斜上之閒書法獨詳己所自出而書諱加尊且曰  
同列祖宗行輩而惟吾所自出得以尊且詳者譜爲吾  
作故也此則幾於兒童爭勝之見譜爲一族公書而秉  
筆之人獨自尊其所出則人子孰不愛親必致交相揚  
抑啟爭端矣二公名高今古猶且不免如此則古學失  
傳而譜牒爲士大夫所不講非一日矣高郵沈氏望著  
吳興係出春秋沈子自宋元之閒秀州遷於高郵明初  
遠戍普安明末普安遭流寇之變全家殉難後嗣復反  
高郵兩經流離兵革子孫竝能自振於死喪患難之餘  
文學政事忠孝節義代不乏人訖今兩地均爲著望則  
德之厚也但累經變故生齒未蕃又奕世清宦居無恆

業在普安者既遙隔方隅而籍高郵者亦夾江南北數  
百里間如辰星之散布總功近屬歲時不克過從而祠  
墓春秋祭享宴會亦無由而修舉爰有賢裔既望先生  
起而憂之先生於高郵始祖爲十九世孫以名翰林出  
守姑孰古郡轉運河東馭歷中外凡三十年清聲惠政  
在人耳目幼承義方敦敘孝友睦婣遠溯家風世範有  
志纂述晚年退居林下倡率宗人相與講求考訂斟酌  
今古創條發例撰爲一十二篇勒成一家之書以貽宗  
黨門下士會稽章學誠辱知最久三十年來舟車所道  
屢謁先生閒嘗言及譜乘時許參以末議乾隆乙卯道  
出維揚適會先生家乘就編因命學誠書識其後學誠

以謂譜牒之學歷有淵源近代家自爲書殆於人心之不同如面矣然有一書而僅備一人之用者有一書而可供通族之用者有一書而可爲天下推行與後世之取法者不特用心公私亦徵學識有廣隘也高郵乃吳興分支非全譜也然其義例則可以廣於天下矣誥敕以崇 王制則推受姓之遺系圖以溯本原則存缺疑之說所見大而命意微矣系表追周譜之法旁行斜上貫徹終始而不循五世別起之俗例則昭穆親疏之屬朗如列眉世牒仿傳注之意條明款析比類分區而不用隨表夾注之繁文則生卒子女諸條明於指掌列傳以述嘉言懿行而鎔裁狀誌雜文以協於體例則文指

無歧內傳以表婦德之修外傳以彰女訓之謹尤爲有倫有脊禮以義起則影圖存容貌之瞻杜漸防微則瑩域著侵陵之戒徵文以備考獻內篇見手澤之留貽外篇表同人之推許至若前人草創苦心中經續修增撰竝存原序原例以見一門作述先後繼承其來有自大體旣正經緯昭宣無歐陽刊削之嫌無蘇氏私尊之弊上溯周官小史唐典令史古人之意時有所符則雖先生一家之書知其意者擴而充之雖爲天下後世共著其文可也

傅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序

公會者會章氏之族人也章氏自太傅公著望南唐八

百年來族人遍天下矣獨以偁山族會何也遠者難稽而偁山聚處特較他族爲盛祠墓不遠春秋歲事昭穆宗親聯敘有時而一時遊宦京師又多偁山之族故以偁山族人會也公會於古無所昉也而禮以義起則有不可廢焉古卿大夫多世爵祿士庶亦有恒產廟祭寢薦率由典常飲食之禮以親宗族其制通於尊卑不可易也後世士大夫家旣無世祿恒產立宗收族之義不可合於古人吾鄉舊族多建祠墓公田歲徵所入供春秋祀子孫依次番值互相主旅以戒不虔蓋亦變古而得其意者矣章氏族黨旣繁宦遊四方所在輒成聚落而京師都會之地萃處尤眾祠墓旣遠祀事不及躬親

昭穆宗支弗以時敘他所相遇不復識爲同姓展問宗族辨詰支系乃始相訝蓋往往有之此京師公會所由立也往時章族居京師者物力豐饒春秋歲祀牲幣隆盛禮物詳備軒綺庭燎優伶樂部祭畢獻酬長幼尊卑盡歡竟日乃散至今長老猶侈言之可謂盛矣第僑居宦邸聚散不常經費所出取給一時劇貲之聚而有力者總其成焉法制不定雖盛不可爲繼中間輟而不舉四十年許矣乾隆辛丑之春偁山十七世孫鱗與其族弟學誠相與議曰前人盛事後人不克踵行於義爲缺不知隨時量力適可而行輟事廢時以待得志始爲大舉於願爲虛不於草創之初定爲法約取耀目前而難

期久遠於事爲率今宗人居京師者聲勢財貨遠不如  
前人矣其願爲尊祖敬先敦誼睦族則猶是也且物力  
充裕踵事增華成格在前繼者咸以不若爲媿此前事  
之所以中輟者也今若酌以力之能爲定以法之可久  
自我二人創之以觀於眾眾同矣因以商榷其可與否  
旣允諧矣乃具成法而授之其人得以番代而次行焉  
庶幾其終不廢乎於是布告同人諏日舉祀宗人旣集  
揖讓登降奠祀成禮頒胙飲福燕毛秩坐終席無譁其  
儀節可觀矣造端於始規制未具明年之春再集再舉  
宗人至者不懈益虔情文洽矣於是草立約例裁定法  
式並登誌其品物名數出納經費立爲簿冊以授番代



承秩祀者使得以次而轉授焉是則創始之簡質云爾  
若夫因事立法由約而充建立祠宇區畫祭田增置祭  
器期於服物不假承事裕如有前此之豐盈而無中輟  
之慮則簿中約例已具更望賢宗之有力而振興者是  
爲序

偁山章氏京師公會簿後序

公會之立義倣宗祠而與宗祠之制理有不可以強同  
者宗祠世傳舊法人安土著大宗小宗族長房長分有  
一定不可變易公會人多僑寓去留無恒族長序於一  
時宗子無可援定祭酒主獻分司序事不得不推一時  
老成以屬羣望其不同者一也宗祠支屬繁盛丁逾數

萬自非身蹈倡優賤隸與夫顯犯名義絕屬於宗譜者皆得與於昭穆之序公會羣舉所知以次相告慕風而來固徵同好或有不暇及者亦不强以相從其不同者二也宗祠承祀番休代易俱有定制當值者不能委謝不當值者無許參踰公會則人惟其願力稱其能但率成規期無廢事其不同者三也其道不同而其有補於人倫之教則固與宗祠互出而各有其長焉蓋宗祠率天屬之仁而公會則兼人合之義宗祠本支不易一於親親公會德合道同事兼尙友宗祠有百世之良規而公會又具隨時之通變勢使然也故宗祠之法既詳如彼而公會之意不可不申明於此也凡我父兄弟遠

近昭穆與茲會者觀於主亞分職尙德尊齒而敬老尊賢之義達矣觀於同志相引同道相徵而勸善規過之法昭矣觀於能者任勞才者任事而急公忘私之美著矣得相贊失相匡喜相慶災相卹忠孝友悌相與黽勉道德術藝相與講求公會人合之義實與宗祠天屬之仁立法不同而同有裨於人倫之教然則茲會之立豈徒文具而爲長安道上酒食徵逐之觀已哉吾族自元初聚族偁山歷今五百年矣世有衰盛人有賢愚而先疇舊德遺範緒言尙有能稱道者此風氣之可與爲善也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循斯舉而不廢則繼繼繩繩子孫輩起入漸於仁出摩於義人心正而風俗淳宗

之爲望於鄉黨也豈有已哉爰於肇事之初簿錄成法而表其所以興行之故與族兄鱗言於宗老而書之末簡

劉純齋觀察借園修禊集序

借園者江夏葉尙書故第潞河劉純齋觀察所僦居也觀察君於乾隆己酉二歲解湖北督糧道事會大府借才未得行庚戌僦居葉第距今癸丑則三年矣第籍鵠山之陰初未有園而曲廊精舍倚山高下若層梯然竹樹蓊翳小池明徹雖逼城市而閉門如在名山因以稱借園也君初以名翰林迴翔館閣又以繡衣秉節視學西川旋出監司於淮徐閒再起再躋僑寄江城前遊若

昨夢矣而文章山水詩酒賓客卽事興懷哀樂奇至殆  
有性命於中不以窮通顯晦異也僑寄多暇氣類斯聚  
自兩府賓從及四方遊宦之士懷才負異至於一藝一  
能尺寸有以自見莫不爭欲識君而君亦接引不倦虛  
而往者咸實而歸歲三月之上巳則慕逸少蘭亭修禊  
故事集長幼於借園選勝追遊各爲詩歌以記其事自  
辛至癸會凡三舉而今年癸丑又值永和歲次干支同  
符賓客至者尤爲一時之盛洵足樂矣然君行且北上  
又當馳驅王路則不免聚散之感焉夫內史山陰之會  
蓋樂遊觀之暫得於巳而致慨情隨事遷終期於盡耳  
莊叟不云山林皋壤哀樂之來不能御其去弗能止乎

宇宙寥廓何處無佳山水何時無佳風日自伊古來卽  
景會心相與哀樂於其中者不知幾億萬千而傳者乃  
其偶也然牛山之涕千古笑之蘭亭之慨千古企之豈  
以齊景公無德可稱而內史名賢其與同會如庾孫郗  
謝諸君子又皆一時英絕故使希風景行之徒流連思  
慕而不置歟昔羊太傅峴山興感意謂人壽不如金石  
其寄懷與內史略同顧陵谷有時變遷而令聞自足不  
朽今仰太傅清風初不藉於高山深谷之碑也然則人  
當勉其令德有其所所以不朽雖謂人壽貞於金石而一  
時遊目騁懷與其所遇山川風物終古長存而不變可  
也君所歷前後三數十年亦備極升沈榮瘁之境矣而

中懷澄謐不爲外物加損豈無所得而能然也哉然則三年之會主賢賓佳篇什名富斯園竹石花鳥方藉斯會以託於無盡之藏又何區區暫時之離合聚散足以生感慨歟余與君雅故庚戌來此重追舊遊明年擬反會稽與茲會若相終始凡賓客之在會者莫不有詩積久哀然成集殆數倍蘭亭之什矣余媿不能韻言而屢與其盛又不可以無言已也因君將行爲序以附編末亦以代歌驪之贈云

跋周氏傳家集略

曉邨周子錄其曾大父謹堂先生大父象益先生尊甫緝堂先生詩集各一卷將較訂付刻因以示余余請題

爲周氏傳家集略遂爲書識其後周氏先世自山陰遷居吳江名節清宦代有聞人謹堂先生逸才蚤世配朱夫人勵節撫孤卒成令名象益先生負經濟才歷聘封疆節鎮多所贊畫名聞 憲皇帝朝以諸生召授雲南知州未補官卒緝堂先生克紹家學未冠爲名諸生屢薦秋闈不第年甫強仕以貢生終三世潛德未曜而其文章皆足自致不朽不幸家燬於火遺書灰燼曉邨幼孤無由得聞庭訓長有知識思續先人遺業數十年來遍訪所知或從抄寄或得口授合以殘楮廢稿綴輯爲編僅成三卷蓋其搜之勤而得之之難如此良可惜也康熙中年浙西學者咸宗秀水朱氏彝尊朱氏於文博



綜貫串具有依據同時如新城王氏士正之詩長洲汪氏琬之古文辭與之並驅方駕而學植富有囊括洪侈則羣推朱氏漸染所及聞風興起後進之士斐然成章謹堂先生配朱夫人爲朱君女象益先生之配其從孫女也兩世婚姻甥舅中表之間互相師友故其聞見灑然異於流俗雖名位不顯於時而祖孫父子咸能自著家學世德有所憑藉以冀必傳於後詎不爲一時之盛歟平湖陸檢討奎勳誌象益先生稱其文似歐陽陸君又定先生詩爲四卷文爲二卷而序謂大江左右興廢利病爲當事草奏往往見於施行皆不留稿某君爲緝堂先生作傳則云善詩古文成稿輒散佚嘗陳江淮水

利上於當事見經世之大略是則先生父子學有體用  
不盡藉於師友切磋即使詩文盡存已惜經綸政事不  
得與賈誼陸贄諸書並傳後世而并此詩與文辭付之  
一炬而區區三卷僅存灰燼之餘則亦可謂不幸也已  
然觀歷史藝文著錄古人篇籍傳於後者十不二三固  
緣傳鈔繁苦不如後人雕板易行亦緣家無世學卽有  
能繼志者不過一世再世亦云盛矣未有百年受授傳  
及曾元而猶能志先人志學先人學如曉邨之生承其  
後不獲躬覩其盛而尤能於殘編賸簡收拾先人遺言  
毋失墜者是又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三世行業與  
詩文之評見於諸家傳誌題序茲不復贅惟鈔本流傳

字句閒有訛闕曉邨嘗與知契數人相較勘者余亦參附一二其初各爲一集既合訂而題傳家集略因附論其所以然者以質曉邨曉邨名孝垣吳江諸生紹其家學旁治刑名家言客亳州幕余遊於亳與之言而有合於古因知其世範焉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仲冬之月會稽後學章學誠跋

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敘

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告平 上乃舉行慶典惟時內閣侍讀學士歐陽先生實承 明詔分行河南湖南告祭前代帝王陵寢及名山大川在其境者事竣反輶京邑守土之吏以告祭之文勒碑拓本郵上先生先生榮

君之命裝輯爲冊以傳永久明年先生引年以去旣得  
俞詔乃出碑本命門下士學誠書識其後學誠竊念  
高文典冊刻石銘金所載 謨烈之峻典禮之重與先  
生奉使之義先生自記及編修朱先生竹君所爲書跋  
已詳且悉小子復何綴焉惟是先生厯官四十餘年前  
後出處具有本末茲復 詔許歸山中朝人士莫不仰  
其清風而惜其去而無與游也小子忝在門下辱知尤  
厚且深以先生使節初旋卽自引去此奉使勒碑若取  
告成功銘 君德俾子孫世寶藏者義固不專奉使一  
節先生旣去小子繼見無時感古人師友之誼竊附程  
門各尊所聞之指粗摭聞見所及一人大端慎書於後

以備後人觀覽是則小子惓惓之意云爾先生係出唐  
率更公自宋元來世爲分宜望族始生有奇瑞王父母  
父母俱珍愛之十三入童子塾始學爲文章出語驚其  
長老雍正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人翰林不數日  
改兵部主事是時年始二十有五卽已卓犖有執守遇  
事不肯猥阿故事進士除部主事授額外同曹郎官輒  
易視之先生分曹車駕主計郵傳支給曹郎治文書率  
以減損常例錢省入度支爲能事先生獨謂刻核太過  
州縣不能堪民間將有受其弊者吏抱牘請署執不可  
郎官不能奪相與憤愬部尙書先生坐貶秩一等辛酉  
以刑部主事監督大通橋運務凡米粟銅鉛由通惠河

達京師東便門外始用車運官立車戶三十六人紀綱  
運事先是官吏操其盈縮例有饋獻又乘車戶緩急許  
通假借權計子母臨時減刻廩給營橐自肥車戶積負  
至六七千金甚有至萬金者先生廉悉其情爲一切罷  
去累負官錢得以例給僱值分年坐償行一年而車戶  
釋前負者三千餘金會先生以憂去後人踵前弊於是  
車戶復大困方先生遭憂倉場侍郎欲請墨衰從事且  
謂 詔舉御史方以君名入告少濡遲台諫可立躋也  
先生飲泣不對星奔就道後十年庚午始厯員外郎郎  
中乃擢御史於時綱紀肅清內外臣工無有翫法壞政  
事者惟故事成法習久不得變通先生有所論思皆卽

聞見所及推究本原杜漸防微達於大體嘗議人臣事君東西南北惟令之從勞逸甘苦不宜有所趨避今詮司注選必按資格而封疆大吏上請吏部需次官人先期試用者往往計較利害然後投牒於法非是請 敕吏部納計終歲所需先期遴擇以備不時之請則選人無僥倖心操選者亦無由施左右袒矣時翰林詹事官僚猶泥於清班榮選其外遷道員知府內改御史於階品爲優擢而官翰林者多不屑居先生請參用唐宋人法以翰林改他官者當秩滿得還擢翰林大僚庶幾人才不爲資格所限辛未監禮部試上言易卷繕書取給州縣書手京師總成例有經頭之役皆積人爲姦利往

往僱倩無籍文人竄入其中改易文字作姦犯科不可  
究詰請罷經頭不用臨時就書手中自以什伍相爲統  
攝則姦弊無從而生又以初試經書七義再試論表五  
判三試五策篇牘繁多無裨實用請省去十之三四以  
覈真才凡所論奏無巨細事皆灼然洞見表裏不肯爲  
無益空談雖當時多格於尙書集議後亦旋見施行若  
學士庶子被議鑄階得除部院曹屬鄉會三試省表判  
不用皆獨出 宸衷著爲令典經頭後亦議罷前後遠  
者一二十年近者五六年遇事有不便議更章程與先  
生早所計議合若符節旋擢奉天府丞提督學政識拔  
多知名士覈正宗學覺羅學生著爲成法師儒教習不



得泛爲文具學生多所成就攝奉天府尹釐定屬官任  
事繁簡才稱其職丙申攝國子祭酒國子生月試文藝  
始不用束修容謁爲殿最累遷順天府尹進擢戶部侍  
郎總督倉場先生故官倉場曹屬悉其閒利病欲見施  
行俄以望悞免官蒞事未浹歲則乾隆庚寅冬云明年  
起爲內閣侍讀學士悠遊六七年以年老致仕蕭然就  
道意恬如也先生性明邃好深思嘗以宋儒言理往往  
遺棄事物後人矯言漢學於訓詁名物良亦有功第無  
得於身心性命未免如程子所謂居天地中不知覆載  
者也因以五德六行推衍天人之際著三才通會若干  
篇自謂意言象數之外若有所得小子不敏無能究極

其指不敢強爲之辭然先生於人世升沉得失泊然不以營懷則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屑爲辭章顧善相士以爲言者心聲文則言之精也卽文可得其人本末不爽銖黍戊辰分校禮部試得邵編修嗣宗文請主司置第一主司不可先生抗言是固不能居人後者壬申邵果掄元攝祭酒時課李員外世望熊刑部枚則曰是不久淹太學中也己而熊李先後登進士第官郎署有聲小子久居太學貧不知名博士助教中號知文者亦視之若無物先生初蒞監首擢其名第一六館之士一時至驚詫而嘻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名稍稍聞其後太學修書責令

專知筆削然小子十年碌碌無所成就負先生知多矣  
先生之將去也謂學誠曰余本山水人有負郭田數頃  
課子勗孫足以自娛樂猥蒙 聖恩歷官中朝三十餘  
年自惟疏拙惴惴時懼隕越今年且七十矣荷蒙 恩  
賜骸骨得遂初服從此邂逅田夫野老徜徉歲月歌詠  
太平庶幾曼衍窮年矣乎惟是生平一二大端不欲自  
以爲名子知我者爲我粗具本末毋有枝言學誠以謂  
楚王失烏嗥之弓戒左右勿求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  
或謂去其楚而可矣或謂去其人而可矣皆不欲見有  
己也易無達象詩無達辭則變易比興之謂也以言與  
迹而見人古人之不可見者多矣小子復何綴焉先生

曰然乾隆戊戌仲春中浣門人會稽章學誠謹敘

曹府君墓誌後序

公下世星紀周矣向嘗擬爲公作家傳聞嘉定錢辛楣少詹已嘗爲之而公家寄示大興朱石君尙書墓誌石刻其文清樸雅健詳略不苟蓋尙書與少詹皆有道能文而與公深知學誠自度雖竭心思無可出二公外者而古人記述之文非有所爲不苟同異是以踟躕久之今年嘉慶己未閱禮部題名公孫汝淵又第進士入翰林則歎世澤之長而長公御史君次公兵部君又屢索所爲文辭以學誠雅辱公厚也因記所聞附於誌後以存備逸之義公冲穆近道然其學出於堅忍刻苦閱涉

人世於尋常日用閒銖較寸度如不得已雖小出入賢士大夫未嘗見得失者公必權衡得其至是嘗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故學識務其大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慮事慎其微也凡與公游者遇身世蟠錯嫌介疑似進退趨趨苟取質於公鑿然必有善步學誠家長安自惟疎拙間有所疑畏就公剖析輒免悔吝然恨事往輒憚其難不能盡從也公又謂搢紳先生肩宇宙無窮事業其遇也天其成也才然其始基未有不謹於辭受取予而能卓然有所立者欲嚴辭受取予則治生不容廢矣蓋仰事俯育生人必需用天分地各有至分不盡其分而稍勵名節或至貧乏不能自存輒曰志士不忘溝

壑夫天地大德曰生豈必名教驅人於溝壑乎昔人惡持籌爲其孜孜於利也今勵廉隅而鄙治生是率天下而禍仁義矣或問居室之要公曰富不可求杜貧之罅則有道矣且君子而不免於貧其端有二一曰不藉乎此譬千百交財中有一二畸勝介在可否閒者世人必曰吾已費千百矣豈藉是區區者而計一二不知一二之積皆千百也一曰顏不能下譬十人在列將有意氣之舉九人與矣世人必曰眾然而我獨否不免顏色怱也不知果道與義雖九人不與亦當違眾爲之否則天下止有是非豈顏色又在是非外耶且可否之間自謂顏不能下他日義有不可已者轉由此闕何以獨能下

乎二者在人習焉不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中下之產  
十不支九矣夫一介取與古人以爲精義之學而賢通  
者流往往略之幸哉其不遇變而喪所守也學誠謂公  
此言可補經訓昔吾鄉前輩桑進士調元以經術訓迪  
後進一時號爲明師其教法多與人異弟子初見先生  
糲飯糞羹試其所食必量兼常人然後受贄蓋其教攻  
苦百倍生徒非健飯能勝粗重多成性怯疴瘵與公意  
可參觀也夫桑君非勸學者加餐而非加餐無以爲受  
教之地公非教士大夫以治生而非治生無以爲精義  
之基此皆前人未發而後學不容不知者也

梁文定公年譜書後

文定之大魁也臚唱前二日故大學士滿洲傅恒文忠公忽晚對時文忠與讀卷糊名猶未啟上遽問第一何人文忠對曰梁國治上問何由知之文忠曰軍機行走中書臣素辨其字跡故也及奏名上不復易文定生八歲贈公官刑部主事故大學士錢唐梁文莊公於贈公爲同姓兄弟館贈公家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故事一甲三人臚傳歸第順天府官以儀仗鼓吹送歸而板書狀元榜眼探花分榜於門以爲盛事時文莊榜懸贈公門及文莊遷居移榜新第贈公顧文定曰丈夫貴自立假借門第子弟之不才者也文定方幼卽惕然有省及文定以第一人歸第榜題留文莊家不復移文定



生朝與伯兄同日伯兄蚤世故終身不稱觴及秉樞要  
壽日賀客盈門文定下值卽避居靜室或潛窺之淚涔  
涔不自禁也事孀嫂禮敬如母撫湖北時聞李甥堯棟  
入翰林適見穉子慵學而嬉嫂召文定詰責課子不嚴  
語涉繁瑣文定欲退出嫂遽呼曰若厭聞吾語耶則指  
所坐堂下曰爲我姑止此因故爲絮沓歷數責之聞者  
至不可堪文定不少動俟嫂氣漸平始徐徐去一府賓  
客傳爲異聞文定訓子弟曰爲學必能變化氣質乃爲  
見功否則騰口說耳文定生平無疾言遽色人謂性之  
優也文定自謂少頗卞急二十歲許力矯持之漸近自  
然以此知人氣質無不可變者也門下有求薦按察使

幕主刑名者則曰心術不可不慎其人請改治錢穀則曰人知錢穀易於刑名不知錢穀利害十倍於刑名也座客訝請其說文定曰余長戶部有年每判錢穀文牒惴惴如刑部長官之勘鉅獄殆過之也夫刑名不慎不過殺一人所殺亦必有數且亦人所共知錢穀而不審慎當時不覺近數十年遠或至數百年常有無窮之人被其流毒而不知所自也巡撫湖南初入境見館舍供張不備監奴故請糴米治餐曰官不供也俄又請買燭於市曰官不給也文定俱諾明日縛監奴付縣曰我故不以供張責人然君何至不設一飯若輩求索不逞而陷君明矣妹婿李君浚原故長者方解宣化知府寓文

定青棠別館座客偶言游士姓名李實未悉其人遽曰  
其人佳士文定色然戒曰人豈可苟譽乎李曰覈實則  
近於訾人矣曰譽且不敢況於訾邪且松柏自貞無故  
貞之松柏不足爲喜蒲柳羞矣蘭芷自馨無故馨之蘭  
芷不藉爲榮猶蕭怒矣故君子之於言也德怨之所府  
也榮辱之所樞也必也出之如不得已則寡所尤文定  
精於衡鑑主江西試得一卷賞其閎肆取列前茅俄房  
考薦文有以簡練賞者文定一再閱曰二卷面目迥殊  
而神氣陰肖殆出一人故爲貌異眩有司也因并斥之  
且誌其說於卷已而果然江西士子至今以爲美談遭  
逢 國慶朝士擬進詩頌辭賦先錄副稿求正文定文

定戲糊銜名俾學誠試第甲乙學誠擇其售者居前文  
定覆審乙其首選曰文佳而意有所逢非誼士也文者  
心聲言語之工則其貌也故論文宜辨心術有門下生  
一朝晉謁干請甚多更端至於再四旁觀爲之咤舌文  
定唯唯色不稍動其人旣去座客或笑其妄文定曰躁  
氣見矣恐有憂患其在家庭閒乎俄報丁其父憂其靜  
鑒如此愛才樂育敷歷中外所至名士如歸晚秉樞要  
門下從遊益廣氣類同異兼收並蓄外雖渾穆中自分  
別不啻涇渭之攸殊也嘗訓諸子曰余少長貧賤見學  
子得列名鄉校望之如登天然今若輩見翰林甲科出  
吾門者視同儕輩比於農子可謂不知稼穡艱難者矣

若輩不自努力一朝無我猶欲視同儕輩者假若一顰  
笑矣乎文定篤故人誼貧賤舊交一飯之德既貴未嘗  
不酬學誠初進謁文定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啟  
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亦曰不  
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然子之先德則吾所  
企也學誠訝之文定曰君先德於乾隆元年舉順天解  
試吾先公實官刑曹以鄉誼見余時猶童子塾先公命  
出揖客儀結於心今數十年不謂闈中無意得子文也  
文定下世今七年門下之士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昔居  
京師送文定歸喪諸孤方輯年譜正於學誠閒亦附商  
一二覺年譜有未盡擬別爲文以誌通政參議桐鄉馮

君應榴於文定爲年家子其少長尤爲文定所賞識亦以所見聞者寄示學誠云文定門庭自易簣時盛衰若寒暑然昔文定與其尊甫翰林封通奉公浩同出故翰林黃陂李君金臺之門李君罷歸後游杭之西湖寓舍大病垂死文定趨侍湯藥衣不解帶而通奉公奔走視疾無寧晷也後文定撫湖南北又爲李子援例入官今文定諸孤困甚復有文定其人之報文定者乎

曾麓亭傳書後

余撰庚辛亡友傳自以平日心知多在形迹之外而沒身之後乃至不能詳其生平媿古人稱死友矣顧文子傳得李君言而書其遺事於後因冀天下亦有知十一

人如李君之於顧文子者爲述傳文之遺俾余及時修補使余可無憾於諸君庶幾其一當歟而奔走江湖湖都門之舊游邈不可得抑命也夫曾君麓亭余痛心友也而書其事乃愈略則君僻處四川而性復落落故其身後詢知君名其人往往少也癸卯甲辰之間故永定河道南部陳琮嘗招余撰河志因言及君陳謂同君國子學舍與君約爲弟兄然詢君始末則云湖北蒲圻人余憶君言生長湖南似寶慶所隸忘其縣名故傳以存疑其他亦半屬影響意甚恨之今庚戌秋得甄君書敘君逸事甚詳且俾余書後以補前傳文所不及余驚喜過望如聞君更生甄君書曰君號麓亭又號篤齋實寶

慶之新化人也少孤兄弟五人君行次第二伯兄早世君從季父世售讀書世售爲乾隆九年舉人世售卒君年十九貧困無依遺田數畝俾諸弟躬耕以奉老母子身走四川授童子書於德陽村落閒知縣觀風奇君文俾偕德陽童子較文藝於有司由縣州以至學使試俱第一其秋中式四川乾隆二十四年鄉試副榜晉謁主司則云已置君高第以二場字句微疵乃落副籍意甚惜之因勸君遊學京師擴充聞見君遂肄國子監業考授景山官學教習請假南歸新化省親德陽娶陽氏女傳文所謂楊者悞也君北遊歸學業益進聲名騰起遠近從游者亦日益多所得贄金悉寄湖南奉母鳳翔李



進士某官德陽知縣李故通人居官爲賢長吏君師事之相得甚歡君嗜酒李數爲君治觴或招君不至輒移樽過君書舍酣飲往往過夜分未已如是十餘年君未嘗一言及官事李益賢之約爲婚姻以其女孫許字君子人謂李之好賢君之自守皆古人所難能酉陽知州阮某聞之延君爲其子師明年君舉乾隆四十四年四川鄉試又明年會試報罷補正黃旂教習使諸弟奉母德陽爲久聚計明年辛丑會試再報罷其冬歸德陽知縣李已去官後知縣稔君賢通請主書院講席阮聞君歸固請仍爲子師壬寅冬君病腹脹辭歸癸卯夏四月遂不起傳云卒於是年之冬亦悞也嗚呼甄君所書蓋

得於君之從弟昌曙昌曙爲乾隆五十四年舉人五十五年會試至京訪甄君於邸舍且詢余狀因言甄君與余生平甚詳蓋素聞於君者然也甄君曰觀昌曙所言君於交友之誼無媿前賢而昌曙乃殷殷於君之故人亟欲一識顏面亦賢矣哉昌曙又曰君卒之第四年其配陽氏亦卒子名彰泗今依婦翁猶未昏也有女適漢州黃氏老母今年八十餘矣弟三人俱貧不能養困苦殊甚則友生之責也余與甄君皆不能無歉然聞君教授後學多所成就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楊粹中五十五年進士阮文燾皆其高第弟子

蔣漁村編修墓誌銘書後

竹君先生爲蔣君誌銘狀君之行甚悉學誠之得交於君也晚其於耳目所及與其孤如燕所追述按誌猶有遺者慎撫以書於後君生授異質周晬失恃育於大母江母故通經書每提攜當寢興時輒口授四子書一章成誦則哺以果餌比入童子塾始見書策中字卽能以所憶測之又以所測之字切所未授書剗然以判少喜爲詞章麗篇藻句哀然成集已而刊落一切溯源六書七音以通乎訓詁傳注之學聞見所及輒筆於書故其所聚若金石款識鐘鼎文字摩碑泐碣收拾於荒墟古墓間者皆軸而藏之修補闕遺考訂疑似以俟他日輯爲成書嘗得漢循吏故聞喜長韓仁銘殘碑拓本質以

牛運震金石圖說及碑後金翰林學士趙秉文題識以  
謂史傳不載而姓名出沒於碑碣隱顯之間因歎古人  
有幸不幸流連久之適族叔有官聞喜縣典史者值知  
縣方修縣志乃以刻本寄君君閱志載漢循吏惟陳寔  
一人而寔爲長僅旬月卽遷太邱碑載仁在聞喜以禮  
經國刑政得中當時比之子產奏上遷槐里令除書未  
下不幸喪身允宜入聞喜志又河南尹牒下鄉郡遣吏  
以少牢致祀俱當碑文不磨滅處尤明鑿可據遂致書  
聞喜當事者使爲立傳並請增入祀典其好闡幽微不  
徒賞奇鑿古類如此君於古文詞自謂見朱先生所業  
益進嘗以學人從事徑途不一凡尙考訂者薄棄文詞

索義理者鮮徵故實故所著撰皆欲覈終始有裨掌故  
或廣傳聞卓然近於可用其讀書自人事餘輒寢食與  
共當一釭夜守漏下三嚴壺酒自勞且酌且讀注酒或  
溢器外淋漓几席閒意殊不自覺也或以疑義相質雖  
甚淺近必檢書探索源委推逐無遜義以謂如是庶不  
惑於學者君故留意當世事方官中書以憂去也居廬  
三年會免喪當復官乃道黃州溯大江遊乎漢陽之濱  
居數月去之江西南昌廣信之間徧覽章門形勝所見  
山川開合人物輻湊因以討論天下之故若河防屯田  
漕渠水利鹽鐵食貨諸經要所謂見之語言而可施之  
實政者一一皆有成畫雖未竟施效何如要其意固已

遠矣君豐偉少髭衣冠近占官翰林自朝請外或衣諸  
生時衣孺人勤操作諸子循循善讀書有客自外來或  
無人門焉登其堂則洛誦聲與杵臼緝洸之聲相響應  
京師號爲人海詣君者如在深山守一官十年不調乾  
隆三十三年 御試翰林君名在優等前後數人皆擢  
去而君獨無所遷泊然自得若有終焉之意晚尤好老  
子書篆書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與人無患與世無爭十  
六字銘於座右君與朱先生鄰相比也師生之閒別爲  
氣誼或以盤蔬壺醞相餉遺則具手啟或援故事以爲  
笑樂朝夕過從論文問字無虛日有酒未嘗不盡歡學  
誠於乾隆三十一年秋冬始識君於朱先生座上酒酣

耳熱抵掌談古今方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煊馮大理廷丞及君爲燕談之會宴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一時作爲詩歌馮君嘗爲之敘以紀其盛猶歷歷也無何程君遊維揚吳君出爲寧武府同知馮君遷刑部簿書促促無暇日而君忽於今春捐館舍朱先生又有福建典試之役行李倉忙中爲君作誌以送其歸嗚呼三數年耳乃有山河之異君恬純密粹與人交惟恐其傷之其於學誠相知尤深切古入所謂有益於余將忘其身而爲之者庶幾近是如燕言君外雖和易中自刻苦平生所爲雖甚善自顧無當

意者甲申乙酉之間精神危惕幾至成疾後乃稍自寬則所得益進云然檢束恒過苦卒以此得疾與君交最久者不知君之所以自處也

金君行狀書後

曾氏鞏謂子孫欲表揚其祖父必托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其於惡人則拒之眾人則能辨焉韓氏愈曰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然則載筆之士蘄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從事於擇與辨而銖黍芒忽之間不苟爲炳炳烺烺飾人耳目蓋有道矣古人之書具在而當日所謂擇與辨者吾不能知其有自名家者凡所論述往往別見史書傳記按以重輕詳略則未有直以臆爲之者古人



於斯蓋其慎也夫誌狀之文多爲其子孫所請其生平行實或得之口授或據其條疏非若太常謚議史官列傳確然有故事可稽案牘可核也採擇之法不過觀行而信其言卽類以求其實參之時代以論其世核之風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際而察其游審其細行而觀其忽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揚抑之能八術明而春秋經世之意曉然矣生平每謂文采未優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詞章未極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於斯文則範我馳驅未嘗不爲是凜凜焉讀者不察而漫以是謂失實徇人則不可以不辨也彼徒見元日平棚民亂於反掌之間知縣擢去而金君不得遷官因謂功

在知縣疑好事者附會而妄稱之是未知卽類求實之道而一以功名得失爲斷焉卽韓子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豈所語於卓犖觀書平情論世者哉夫金君之才其實也才著卑官而三平大獄事之得其類者也棚民之反發於童子而童子給役金君不可假集眾殲寇功在先登而金君率三百人首當其衝不可假皆其實也所疑者計謀之或出知縣或出金君可假借耳而前有都剛之變後有翠微之獄則亦事之類者也都剛姦民劫知縣去而巡撫以兵屬君寧都之民與知州訟而巡撫聽君此俱不可假借爲者則君之樹立有素而以類比觀之可以得其臨事能謀之實茲謂卽

類以求其實而已矣何用逆詐用情妄意其有所附會耶嗚呼古人著書必有授受史遷之所謂傳之其人班固之待其女弟講授蓋文字足以達其所著而不足以達其所以著故家學具存而師傳不絕其勢然也後代師法既亡人自爲說凡例不明體要未究雖有古人之志人亦無由而知文字繁複倍於古人此亦無可如何者耳故記事必徵所授立說必明其故慎斯以往猶懼不稱況敢以意爲重輕望讀者之心知其意乎是以辨論所及不憚往復輒推究之至於如此庶幾覽者得以詳焉

武強德政序書後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長夏學誠偶憩同姓叔父鑑寓齋  
爲言先世遺言軼事叔父因檢家中舊書得故戶部侍  
郎許汝霖所爲武強德政序及何垣序各一通有燒痕  
水漬不可盡識武強德政者鑑父兩瞻先生官武強縣  
知縣有遺愛在民旣去縣人思之爲條其實政尤卓卓  
者凡若干篇刻以行世而許何皆爲之序許於先生爲  
同年友何未詳其官據題款當爲先生從孫女夫又生  
同時故其言爲可信叔父生六年先生卒家業中落先  
世藏書手澤皆茫然後稍長有知識踪蹟先生行事年  
二十餘在會稽從先生故人范氏乞得此書珍藏之歲  
癸亥授徒永清官舍會官舍火倉猝從烟焰中攫得此

帙卽今所存燒殘故紙也叔父語學誠歲月久遠傳聞寢失實今此帙僅存質以予小子所咨訪猶粗得梗概子盍筆爲書載之家譜以示我後人學誠敬諾謹按先生自康熙十四年乙卯舉順天鄉試越三十年乙酉始謁選得正定府之武強縣於時先生已六十四年矣武強有大姓豪於資子弟多桀暴收召椎埋剽切陵轍閭巷間或爲隧道出沒太行西山不可窮端倪是時國家人承平守土之吏方欲休息無爲而大姓或結權要牽掣襟肘卽數犯法有司莫敢誰何先生固疾之及是大姓有仕中朝爲顯官者與先生舉同歲除目下日先生往請曰某不肖奉 天子制使待罪公里願某之得

爲縣與不得爲縣惟公命之顯者愕然問所謂則歷數  
所聞諸不法事且曰誠如是某當執法而或撫他故劾  
某去則不如及今弗爲也顯者徐曰是何言疲俗望賢  
長吏如望歲焉先生曰公許某某何敢辭然行法且自  
公家始矣卽輕裝到縣大姓聞之頗氣懾已而有以嫌  
殺子婦詐所仇飾爲疑獄而官隸向不得窺豪右門闥  
以故蹤蹟曖昧不能明先生按驗得實卽擒治抵法聞  
者咋舌風化肅然武強當正定東偏與河閒府之阜城  
交河壤地相接 朝廷嘗命大吏經理子牙河濬滹沱  
下流武強歲徵杉木四千五百頭武強不產木歲輸所  
出例取給於里社隨以鞭扑所在騷然先生以謂物不

土植而徵索所加有司奉故事不過責配民間民間無以供則倍貲購之他處是縣官無毫髮利而閭閻受其困也不如就所出處購之便遂削贖上請大吏大吏怒訶之先生曰吾不能厲民取苟容也退擘手稿具揭顛末上部科部科爲引奏竟如所請得減木三千頭其務實持正類如此時州縣以治盜爲能小民迫飢寒或爲攘雞胠篋輒窮治根株蔓延羈縲縶先生獨謂民窮而竊有司之恥也鞫得其情輒哀矜之諭以務本業習勤苦時給少貲使爲貿易計而薄懲以慰失物者其主感動或棄所追物自是武強以無盜聞會鄰縣逮竊囚過武強未至囚自殺先生引文書則計其罪不至死因鞫

逮隸隸曰不知也囚自中途問所至曰武強曰章公治  
乎曰然囚遽愀然自訟曰何面目見公何面目見公遂  
不食乘閒自縊死先生稽故牘蓋前所資遣者也先生  
在縣當春夏之交膏雨時行敝袍一羸馬載酒食至鄉  
鄙閒卽社祠候亭召父老及俊髦子弟俾列坐詢農田  
閒所疾苦若法有不便並得商榷如家人有來質訟就  
聽之因與父老評其曲直勸勉慰諭皆歡然以解其不  
可者或折柳枝就所在笞決卽遣去無所問先生公暇  
亦時好爲博奕嬉戲而於民事則必盡心嘗與客博俄  
傳飛蝗且入境先生卽投袂奮起徒跣長號而出觀者  
錯愕閒飛蝗冉冉出境以去封內草木無所犯縣人至



今相傳以爲神明歲大旱先生虔禱於神夜宿齋室晝  
曝烈日中瘡發項背血肉淋漓衣領間不知憊也有棗  
強乞兒自其鄉來款縣門云疇昔城隍神見夢爲告武  
強章令君君意良苦天爲若假甘霖一尺某日時當應  
應則賞乞兒緡錢先生疑爲不誠留乞兒及日天無翳  
雲乞兒泣曰貧乞於人命也乃爲鬼神所戲已而雲集  
雨降符所告因賞乞兒時鄰境皆禱早未有應也先生  
在武強四年卒以抑豪強見憚於貴人貴人欲中以危  
法掎撫無所有用行取例入爲工部主事云旣官工部  
句稽約束俱有法度吏不得因緣爲姦差監督南新倉  
是時天下富庶貫粟紅朽無所稽而倉儲率爲姦吏盜

鬻遇大吏按驗則簿籍空具甲乙移易以眩大吏倉卒  
莫能辨名曰黑檔相沿久矣先生廉悉之卽召諸吏至  
掩面而哭吏駭問則曰監督與若曹久周旋一旦當相  
訣寧不悲乎吏頓首請死罪且問狀先生曰若曹不聞  
黑檔乎監督告無罪惟自檢發耳檢發而若曹駢首戮  
西市監督其忍聞諸於是吏皆感激惶悚叩頭流血曰  
小人愚不及此惟明公死生之先生曰急爲計猶可及  
也諸吏皆曰諾卽散去人自爲謀一夕得數十萬斛比  
曉而倉廩充然官工部數年會以廉幹擢御史而先生  
引年以去明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叔父於雍正十三  
年乙卯應順天鄉試鎖院中遇同試生籍武强者道先

生爲縣時事猶歷歷云先生去縣士民爲立生祠並刻德政爲一書託不朽今祠宇頽廢後來者遷明府肖像佛寺中縣中人以爲恨時距先生爲縣時又三十年矣有張甲者武强大姓與先生有通家誼叔父於乾隆八九年間遇張於京師言先生好讀書簿書之暇集邑諸生校文藝武强故有書院地僻鮮師明府身兼督課後生小子皆斐然興起或時攜數百錢及紙筆巡行所部聞洛誦聲卽入稽其業長者試以文幼者背誦所授書稱意卽獎勵之或與塾師商訂教法今宿儒老生中尙有明府教訓而成者先生晚始仕仕又不獲大用故可徵者止此然卽其所具推而至於其他先生之生平

可彷彿已叔父廉毅雋傑卓然有先生風學誠自乾隆  
庚辰至京師見於南城舊舍接三宗子弟必教以孝弟  
禮法而於先世嘉言善行尤諳諳不忘自以生晚不能  
悉先生事乃卽耳目所及俾小子條具始末會從兄垣  
業方輯宗譜屬採遺文因錄二序以進仍闕其殘煨字  
句而謹以所聞書於後云乾隆庚寅八月甲申學誠謹  
書後

爲羅副使撰丙申祭告河南湖南諸碑刻書後

歐陽學士奉使河南湖南往反凡四閱月使旋以碑刻  
示某且囑爲記蓋歲在丙申 國家平定兩金川大功  
告成 皇帝有事於 廟 社 御門受俘勒碑太學

遂命廷臣分祀嶽瀆神祇若前代帝王陵寢而君以內閣侍讀學士往祇厥役禮也某與君同登雍正癸丑進士又先後同官京尹總督倉場君重斯役而以告祭典冊勒碑拓本裝爲卷軸以識久遠俾某敘其大略意良深矣先是逢 國大慶告祭四方遣使八人分道以往其後禮臣言人多供張易擾非古人精潔事神之義於是止遣六人而河南與湖南始合爲一當未合時某以某官於某年值某慶典奉使告祭湖南某山川陵寢煌煌鉅典自幸不世遭逢閱幾十幾年而君又逢茲役遂兼河南告祭亦可謂榮遇矣 國家創制顯庸禮樂明備百神秩祀各有典章凡前代帝王及山川河岳之神

界在畿甸外者所在有司歲時以禮舉祀無有廢墜至於國有慶典若豐功偉烈出於等倫則特遣大臣持節告祭以答神庥不在尋常祀法守土之吏勒碑其處用紀殊績典至隆也士大夫列官中朝遭逢國家多慶亦云幸矣況能與襄典禮耶與襄典禮僅矣而某與君自癸丑同舉以來旣同官又先後同以慶典奉使南州中閒日月更遷制度損益鉅謨穹碑磊落相望山河祠廟煥燿後先千禩而後仰茲峻烈不特企至治之輝光而一時臣工賡颺喜起駿奔率職得於金石刻畫之閒表著名氏載永竹帛昭煥丹青詎不爲極盛歟其碑刻次第及奉使顛末君自記已詳不復綴述僅敘

某與君相與先後經歷之故而不及他者所以慶遭逢之異也

書汪龍莊越女表微錄後

龍莊以母節備極褒崇既刻雙節堂贈言蓋當世文人不預名者鮮矣又以母故推類宗親以至鄉黨凡貞節孝烈之著聞者別撰越女表微錄眞仁人孝子之思可謂不匱而又能廣其類錫者也往在京師會稽陶舉人廷珍嘗謂余龍莊表微之錄善矣惜於義有所拘蓋陶嘗告以聯桂之事請人表微而龍莊未之可也余謂龍莊善於引經折獄獨於此不能援律以證禮邪因書其事爲龍莊廣厥義焉聯桂者山陰何氏婢貴州苗種不

知其姓所出也故總督尙書何恭惠公燭嘗官貴州買婢給使聯桂方幼穉雜僚婢中獨端重不苟嬉笑然性木訥無他工巧可得主歡自幼以長爲旅進退旣而長婢以次給昏齒及聯桂聯桂誓死不可詰之始得其情先是恭惠公從兄行四者貧無職業挈家依恭惠終其身有庶子七郎亦生長官署跌宕無行檢父兄約之不得後遂逸去不知所終至是聯桂矢志不嫁則曰七郎嘗要我矣縱七郎不我顧我不忍自欺初心且七郎雖去有老父衰羸誰侍其所生母更無他子疾病誰依我以身許七郎則七郎存也冀其成家室責猶有分今七郎不可知矣遺憂方重非我其誰任之家人固勸雖恭



惠亦宛諭之竟不能奪由是不笄不飾以鴉鬟終老何氏七郎父母晚年多疾甚倚賴焉龍莊謂聯桂之於七郎既非正妻又非妾媵男女定情而家人皆不之知是合不以正也始亂而卒成之君子猶譏其苟而況無始又無卒乎以是爲名不正故擯而不錄耳余謂龍莊善言律意此事禮無明文可援律以證也按會典稽勳司官員襲蔭無嫡立長不論妾生婢生同房異室皆得入敘又宗人府初制宗室黃帶覺羅紅帶其同房未經分室婢生別給紫帶康熙定制無論同房異室皆如其應得色帶夫所謂婢之異妾分室之與同房所辨止爭定情之有明文否且所生子女典律皆無分別則婢之侍

寢不拘明文矣戶律婚姻以妻爲妾妻在以妾爲妻均杖一百改正唐律有以婢爲妾之科而明律今律無之然唐律又云婢經放良始准爲妾是妾婢之分嚴矣又云婢若有子亦聽爲妾則婢之所以得有子者不必有定情之明文概可見也刑律姦情條良人姦他人婢笞四十夫曰他人之婢姦笞四十則家下之婢不得爲姦旣不爲姦又不科罪則所謂同房侍婢主人收納於法不禁法所不禁卽禮文之所許龍莊於此自可進一解也且古者天子諸侯娶非一族大夫亦有姪娣貴妾其待年於國及歲入御在禮亦無明文至於賤妾非出媵娣記之所謂買妾不知其姓則士庶通行與今亦未甚

殊科既無廟見分明之義又無同牢合巹之文經傳簡記本無一定儀節所謂通房侍櫛人事之常定情薦寢何必定有明文可執聯桂之事於義自可毋庸疑也第閨門之內別嫌明微夫婦大倫尙貴有別通房侍婢名分未定父子兄弟皆得以主勢臨之倘無所以分明則兄弟迭薦父子聚麀必至釀成人倫之大變是在明禮君子杜漸防微善爲規法而非所責於鬻身奴使義聽主裁之婢女也

家太詹庶母不入祠堂辨書後

按先生所引禮記妾耐祖妾及無可耐易牲耐於女君云云皆封建廟制分五廟三廟及親盡祧毀之制其云

耐妾祖姑及高祖妾正是不入正室之徵是以耐女君則須易牲也蓋以周立姜嫄廟意推之當時公侯卿大夫亦必有庶母別廟之制故云然耳非禮經有妾得入廟之例也今祠堂與古廟制異會族通祀薦而不祭與宋人所議祠堂同室異龕亦有祧毀者道不同科蓋合千百子孫所通用而非一人得私主者故庶母不得入祠明庶母止得自臨所生而非可統其族眾者也亦與古人分別之意不同族人之言不可謂非但身爲支庶所出而所生不得列於宗祠人情亦所難安是以吾鄉鉅族多於祠內別構庶母享室凡庶出之子孫皆得入祀亦禮之合義者也吾族未建庶母之祠是以致此紛

論耳然推庶母祠例庶母雖不可以統臨族眾未嘗不可以自臨所生吾族祠堂主室雖從智字分龕以別房支其實智信二代木主皆居中南向至智字孫行良字輩木主方分入兩旁諸龕今陳顧二庶母皆禮四公妾而不耐禮輩居於中間但入其所生本房之龕則龕中最尊之主尙爲其所生之曾孫誰可與之相抗此又可以姜源廟例下推臣庶子孫事庶母者法也卽曰經律無文亦可爲禮以義起之得當者矣先生移主由中而遷旁龕深得因時制宜之法族人不得議其非也但陳顧二母行輩本尊入祀旁龕龕內木主皆其所生子孫所謂以尊臨卑自無不可若良字行輩以下妾母入龕

龕內尙有尊輩木主則是以卑瀆尊於義不合族人不得援此以爲例也抑余猶惜先生當日推行有未盡者顧母避嫡而遷旁龕是矣然居中南面尙有顧母所生之智十四公與十四房之諸信字行亦當從顧母而歸龕蓋母氏旁列而子若婦孫反居南面神人皆所不安卽陳母同遷亦應將陳母所生之智十五公與十五房之諸位一例旁遷其諸智之出自嫡者久居南面其子孫不願遷者聽之或問同一輩行何以有升降之異不知子爲母屈孫爲祖母屈耳嫡自不爲庶降於義無嫌似可爲先生進一義也先生本意甚善而所辨尙有未盡故推其蘊而書識於後

章氏遺書卷二十一終